史通訓故

史通訓故卷之七

品藻第二十三

蓋聞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薰蕕不同器梟鸞不比翼若乃商臣冐頓南蠻北狄萬里之殊也伊尹霍光殷年漢日千載之隔也而世之稱悖逆則云商冐論忠順則曰伊霍者何哉蓋厥跡相符則雖隔越爲偶奚必差肩步武方稱連類者乎史氏自遷固作傳始以品彙相從然其中或以年世迫促或以人物寡鮮求其具體必同不可多得是以韓非老子共在一篇董卓袁紹無聞二錄豈非韓老俱稱述者書有子名袁

董並曰英雄生當漢末用此爲斷粗得其倫亦有厥類衆夥宜爲流別而不能定其同科申其異品用使蘭艾相雜朱紫不分是誰之過歟蓋史官之責也案班書古今人表仰包億載旁貫百家分之以三科定之以九等其言甚高其義甚愜及至篇中所列奚不類於其敘哉若孔門達者顏稱殆庶至於他子雖爲等差今乃先伯牛而後曾參進仲弓而退冉有伯牛仲弓並在第一等曾參冉有並在第三等也求諸折中厥理無聞又楚王過鄧三甥欲殺之聃甥騅甥養甥鄧侯不許卒亡鄧國今定鄧侯入下愚之上即第七等夫寧人負我爲善獲戾持此致

尤將何勸善如謂小不忍亂大謀失於用權故加其罪是則三甥見幾而作決在未萌自當高立標格置諸雲漢何得止與鄧侯鄰伍列在中庸下流而已哉（三甥皆在第六等）又其敘晉文之臣佐也舟之僑爲上陽處父次之士會爲下（舟之僑在第三等陽處父在第四等士會在第五等）其述燕之賓客也高漸離居首荊軻亞之秦武陽居末（高漸離在第五等荊軻在第六等秦武陽在第七等）斯並是非瞀亂善惡紛拏或珍瓴甋而賤璠璵或策駑駘而捨騏驥以茲爲監欲誰欺乎又江充息夫躬讒諂惑上使禍延儲后毒及忠良論其奸凶過於石顯遠矣而固敘之不列佞幸楊

王孫裸葬悖禮狂狷之徒考其一生更無他事而與朱雲同列冠之傳首不其穢歟若乃旁求別錄側窺雜傳諸如此繆其累實多案劉向列女傳載魯之秋胡妻者尋其始末了無才行可稱直以怨懟厥夫投川而死輕生同於古冶殉節異於曹娥此乃凶險之頑人強梁之悍婦輒與貞烈為伍有乖其實者焉又嵇康高士傳其所載者廣矣而顏回蘧瑗獨不見書蓋以二子雖樂道遺榮安貧守志而拘忌名教未免流俗也至如董仲舒揚子雲亦鑽仰四科驅馳六籍漸孔門之教義服魯國之儒風與此何殊而並可甄

録夫田琝是棄而揚董獲畀可謂識二五而不知十者也爰及近代史臣所書求其乖失亦往往而有借如陽瓚效節邊城捐軀死敵當有宋之代抑劉卜之徒歟（劉謂劉康祖卜謂卜天與）而沈氏竟不別加標牓唯寄編於索虜篇内紀僧珎砥節礪行終始無瑕而蕭氏乃與群小混書都以恩幸爲目王頍文章不足武藝居多躬詣戚藩首階逆亂撰隋史者如不能與梟感並列（隋世皆謂楊玄感爲梟感）即宜附出楊諒傳中輙與詞人共編（隋書列王頍在文苑傳也）吉士爲伍凡斯纂録豈其類乎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失之宰我光武則受誤於

麗萌、曹公則見欺於徐張當作邈、列在方書、惟善與惡、昭然可見、不假許郭之深鑒、裴王之妙譽、而作者存諸簡牘、不能使善惡區分、故曰誰之過歟、史官之責也、夫能□中藻鏡、區別流品、使小人君子、臭味得朋、上智中庸、等差有敘、則懲惡勸善、永肅將來、激濁揚清、鬱爲不朽者矣、

校入字

春秋左傳初楚成王將以商臣爲太子子上曰是人也蜂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職而黜商臣商臣以宮甲圍王王縊

前漢書頭曼單于立太子曰冒頓後愛閼氏生少子頭曼欲廢冒頓而立少子乃使冒頓質于月支冒頓亡歸射殺頭曼而自立

史記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著孤憤五蠹內外儲說十餘萬言

前漢書古今人表有上中下三科上上上中至下下凡九等

春秋左傳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聃甥騅甥養甥請殺之鄧侯弗許曰人將不食吾餘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弗從楚子伐鄧滅之

春秋左傳舟之僑謂大夫奔晉文公立為戎右

春秋左傳文公五年陽處父聘于衛甯嬴從之及溫而還其妻問之曰以剛商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夫子一之其不沒乎

史記秦并天下逐太子丹荊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為人傭始皇聞而赦之乃矐其目使擊筑稍進得近舉筑扑秦皇帝不中被誅

史記荊軻者衛人為燕太子丹報秦獻燕督亢之地圖圖窮而匕首見秦王驚自引去軻被殺

史記荊軻之報秦也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乃令舞陽為副史記作舞字

前漢書江充字次倩邯鄲人歷官水衡都尉後為使者治巫蠱為戾太子所誅太子兵敗逃至湖陰自經死

前漢書息夫躬字子微河陽人以告東平王雲祝詛事封宜陵侯後以祝盜爲人所告逮係恚死

前漢書石顯字君房濟南人坐法腐刑元帝時爲中書令初元中蕭望之周堪劉更生建言宜罷中書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與顯忤後陷望之自殺堪更生廢不復用

列女傳魯秋胡潔婦者秋胡子之妻娶五月而宦于陳五年乃歸未至家見道旁採桑婦人悅而以金挑之不受歸家奉其金遺其母婦至則向採桑者也曰去親五年及還當見親戚今乃悅道旁婦人而下子之裝以與之是忘母不孝也妾不忍見不孝之人遂投河而死

晏子春秋公孫接田開彊古冶子事景公勇而無禮晏子言于公餽之以二桃曰計功而食接與彊爭功而慚自刎死冶曰二子死之冶獨不逮亦刎而死

後漢書孝女曹娥上虞人父盱爲巫迎神溺死不得其尸娥年十四沿江號哭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

宋書王景度爲東郡太守守滑臺戍主虜悉力攻

滑台城東北崩壞景度出奔司馬陽瓚堅守不動
衆潰抗節不撓爲虜所殺

南史劉康祖彭城呂人歷官左軍將軍文帝北伐
康祖率豫州軍出許洛至壽昌爲魏永昌王所圍
康祖中流矢死魏人傳其首面如生

南史卜天與餘杭人元嘉中爲廣威將軍元凶入
弑督將羅訓等皆望風屈謝天與不暇被甲挾驅
出戰手射劭于東堂幾中逆徒擊之臂斷乃見殺

南史紀僧珍冊陽人容貌言吐雅有士風齊明帝
時兼司農出爲廬陵内史卒于官

北史王頍字景文太原人梁將王僧辯之子入隋
授漢王諒府參軍將諒見房陵及秦蜀二王相次
廢黜潜有異志頍陰勸諒繕甲兵及文帝崩諒遂
反多頍之計也兵敗自殺隋書列孝行傳

隋書楊玄感楚公楊素之子以父軍功位柱國煬
帝征遼東令於黎陽督運遂謀反及兵敗自殺

隋書楊諒字德章文帝之子開皇元年立爲漢王
文帝崩使呂突過徵之不赴遂反楊素擊之兵敗
降以幽死

魏志張邈字孟卓東平壽張人太祖袁紹皆與邈

友太祖征陶謙勑家曰我若不還往依孟卓及還垂泣相對其親如此後陳宮說邈舉兗州迎呂布邈遂叛故贊云昔漢光武謬于龎萌近魏太祖亦蔽于張邈知人則哲唯帝難之此張邈非徐邈也其徐邈字景山劃人魏國初建爲尚書郎以醉酒免無見欺事

後漢書許劭字子將汝南平輿人好人倫多所賞識若樊子昭和陽士昔顯名于世與郭有道齊名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

晉書裴楷與王戎俱爲吏部郎楷有知人之鑒鍾會山濤皆所賞識文皇輔政鍾會薦之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

直言第二十四

夫人禀五常士兼百行、邪正有別、曲直不同、若邪曲者、人之所賤、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貴、而君子之德也、然世多趍邪而棄正、不踐君子之跡、而行由小人者、何哉、語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故能順從以保吉、不遠忤以受害也、况史之爲務、申以勸誡、樹之風聲、其有賊臣逆子、淫君亂主、苟直書其事、不掩其瑕、則穢跡彰於一朝、惡名被於千古、言之若是、吁可畏乎、夫爲於可爲之時則從、爲於不可爲之時則凶、如董狐之書法不隱、趙盾之爲法受屈、

彼我無忤、行之不疑、然後能成其良直、擅名今古、至若齊史之書崔弒、馬遷之述漢非、韋昭仗正於吳朝、崔浩犯諱於魏國、或身膏斧鉞、取笑於當時、或書填坑窖、無聞於後代、夫世事如此、而責史臣不能申其強項之風、厲其匪躬之節、蓋亦難矣、是以張儼發憤、私存嘿記之文、孫盛不平、竊撰遼東之本、以茲避禍、幸獲而全、足以驗世途之多隘、知實録之難遇耳、然則歷考前史、徵諸直詞、雖古人糟粕、真偽相亂、而披沙揀金、有時獲寶、案金行在歷史氏尤多、當宣景開基之始、曹馬構紛之際、或列營渭曲、見屈武侯、或發

伎雲臺取傷成濟陳壽王隱咸杜口而無言干寶虞
預各棲毫而靡述至習鑿齒乃申以死葛走生達之
說抽戈犯蹕之言歷代厚誣一朝始雪考斯人之書
事蓋近古之遺直歟次有宋孝王風俗傳王劭齊志
其敘述當時亦務在審實案于時河朔王公箕裘未
隕鄴城將相薪構仍存而二子書其所諱曾無憚色
剛亦不吐其斯人歟蓋烈士殉名壯夫重氣寧為蘭
摧玉折不為瓦礫長存若南董之仗氣直書不避強
禦韋崔之肆情奮筆無所阿容雖周身之防有所不
足而遺芳餘烈人到于今稱之與夫王沉魏書假回

邪以竊位董統燕史持謟媚以偷榮貫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諭其高下也

校五字

後漢書順帝之世京都童謠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

春秋左傳宣公二年趙穿攻靈公于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戚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

春秋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崔杼弑莊公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吳志孫亮即位諸葛恪表韋昭為太史令撰吳書後孫皓欲為父和作紀昭以和未即帝位宜為傳漸見責怒收昭付獄華覈連疏救之不許昭遂誅

魏書崔浩字伯深清河人監秘書事與高允等著

國紀敘成國書三十卷特太原閔堪趙郡郄標素謟事浩乃請立石銘載國書以彰直筆銘顯任衛路北人咸悉忿毒構浩于帝真君十一年被誅郎史以下皆死

吳録張儼字子節吳人以博聞多識拜大鴻臚作默記行于世

晉書孫盛撰陽秋桓溫見之謂盛子曰枋頭誠爲失利何至如尊君所説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盛諸子向盛號泣請爲百口計盛大怒諸子遂竊改之盛寫兩定本寄於慕容儁太元中孝武博求異書始于遼東得之以相考校多有不同書遂兩存

蜀志建興十二年諸葛亮悉大衆出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魏氏春秋亮既屢遣使交書又致巾幗婦人之飾以怒宣王習鑿齒漢晉春秋諸葛亮卒楊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宣王宣王追焉儀反旗鳴鼓若將向宣王者宣王乃退于是儀結陣而去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

魏氏春秋帝自將冗從僕射李昭等下陵雲臺鎧仗自出討文王習鑿齒漢晉春秋帝見威權日去

不勝其忿乃自出討文王賈充逆帝戰于南闕下成濟問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畜養汝等正爲今日濟即前刺帝刃出于背干寶晉紀充曰公畜養汝等爲今日之事也夫何疑濟曰然乃抽戈犯蹕則犯蹕之言乃干寶也

晉書王沉正元中與荀顗阮籍共撰魏書多爲時諱未若陳壽之實錄也

曲筆第二十五

肇有人倫是稱家國父父子子君君臣臣親疎既辯
等差有別蓋子爲父隱直在其中論語之順也畧外
別內掩惡揚善春秋之義也自茲已降率由舊章史
氏有事涉君親必言多隱諱雖直道不足而名教存
焉其有舞詞弄札飾非文過若王隱虞預毀辱相凌
子野休文釋紛相謝用捨由乎臆說威福行於筆端
斯乃作者之醜行人倫所同疾也亦有事每憑虛詞
多烏有或假人之美藉爲私惠或誣人之惡持報已
讎若王沉魏錄濫述貶甄之詔陸機晉史虛張拒葛

之鋒、班固受金而始書、陳壽借米而方傳、此又記言之奸賊、載筆之凶人、雖肆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然則史之不直、代有其書、苟其事以彰、則今無所取、其有往賢之所未察、來者之所不知、今略廣異聞、用標先覺、案後漢書更始傳、稱其懦弱也、其初即位、南面立朝、羣臣羞愧、流汗刮席、不敢視、夫以聖公身在微賤、已能結客報讎、避難綠林、名爲豪傑、安有貴爲人主、而反至於斯者乎、將作者曲筆阿時、獨成光武之美、諛言媚主、用雪伯升之怨也、且中興之史、出於東觀、或明帝所定、或馬后攸刊、而炎祚靈長、簡書莫攻、

遂使他姓追撰空傳僞錄者矣陳氏國志劉後主傳云蜀無史職故災祥靡聞案黃氣見於秭歸群烏墮於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無宰相氣若史官不置此事安得從而書之一作此事何從而書蓋由父辱受髡故加茲謗議者也古者諸侯並爭勝負無恒而他善必稱已惡不諱逮乎近世無聞至公國自謂爲我長家相謂爲彼短而魏收以元氏出於邊裔見侮諸華遂高自標舉比桑乾於姬漢之國曲加排抑同建業於蠻貊之邦夫以敵國相讎交兵結怨載諸移檄用可致誣列諸緗素實一作難爲妄說苟未達此義安可

言於史耶。蓋霜雪交下，始見貞松之操；國家喪亂，方見忠臣之節。若漢末之董承、耿紀，晉初之諸葛毋丘，齊興而有劉秉、袁粲，周滅而有王謙、尉迥，斯皆破家殉國，視死猶生，而歷代諸史皆書之曰逆。將何以激揚名教，以勸事君者乎。古之書事也，令賊臣逆子懼；今之書事也，使忠臣義士羞。若使南董有靈，必切齒於九泉之下矣。自梁陳已降，隋周而往，諸史皆貞觀年中群公所撰，近古易知，情僞可求。至如朝廷貴臣，必父祖有傳，考其行事，皆子孫所爲，而訪彼流俗，詢諸故老，事有不同，言多爽寔。昔秦人不死，驗苻生之

厚誣蜀老猶存知葛亮之多枉斯則自古所歎豈獨於今哉蓋史之為用也記功司過彰善癉惡得失一朝榮辱千載苟違斯法豈曰能官但古來唯聞以直筆見誅不聞以曲詞獲罪是以隱侯宋書多妄蕭武知而勿尤伯起魏史不平齊宣覽而無譴故令史臣得愛憎由己高下在心進不憚於公憲退無媿於私室欲求寔錄不亦難乎嗚呼此亦有國家者所宜懲革也　校十二字

晉書虞預撰晉書而生長東南不知中朝事數訪于王隱竊借隱所著書竊寫之更疾隱形于言色預豪族交結權貴共為朋黨以斥隱隱竟以謗歸

南史初裴子野曾祖松之宋元嘉中受詔續修何

承天宋史未成而卒子野嘗欲繼成先業齊永明末沈約撰宋書稱松之以後無聞焉子野更撰爲宋畧二十卷云戮淮南太守沈璞以其不從義師故也約懼徒跣謝之請兩什焉

魏志甄皇后中山無極人漢太保甄邯後初歸袁紹中子熙與州平文帝納后于鄴後失意有怨言帝怒賜死

晉書或云丁廙丁儀有盛名于魏陳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見與當爲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爲立傳

後漢書劉玄字聖公弟爲人所殺聖公結客欲報之客犯法聖公避吏于平林吏係聖公父子張聖公詐死使人持喪歸舂陵因自逃匿後平林兵起聖公往從之是時光武及兄伯升亦起舂陵四月破王莽兵號聖公爲更始將軍因立爲天子陳兵大會更始即帝位南面立朝羣臣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

後漢書齊武王縯字伯升光武長兄也王莽末起兵自號柱天大將軍更始即位拜大司徒封漢信侯及伯升拔宛光武破王尋王邑兄弟威名益甚

更始君臣忌而害之
後漢書明帝永平十五年春行幸東平帝以所作
光武本紀示東平王蒼蒼因上光武受命中興頌
後漢書明德馬后伏波將軍援之小女也永平三
年立爲后明帝崩肅宗尊爲皇太后后自撰顯宗
起居注
蜀志先主章武二年六月黃氣見秭歸十餘里中
廣數十丈
漢晉春秋後主建興九年十月江陽至江州有鳥
從江南度江北不能達墮水死者以千數
蜀志後主景耀元年史官言景星見於是大赦改
元既云史官言矣又云不立史官何也
晉書陳壽父爲馬謖參軍謖爲諸葛亮所誅壽父
亦坐被髡諸葛瞻又輕壽壽爲亮立傳云亮將畧
非其所長言瞻惟工書名過其實議者以此少之
後漢書獻帝建安五年正月車騎將軍董承偏將
軍王服越騎校尉种輯受密詔誅曹操事洩曹殺
承等夷三族
宋書袁粲初名愍孫慕荀奉倩爲人改名粲字景
倩陽夏人歷官侍中齊高帝蕭道成功德既重天

命有歸祭以身受顧命誅誅之事敗謂其子曰本知一木不能止大廈之崩但名義至此耳遂父子幷受害

宋書袁粲據石頭反尚書令劉秉黃門侍郎劉述等率衆赴之蕭道成遣戴僧靜陷石頭斬粲于城内秉等踰城走擒之幷赴誅

蜀志諸葛亮與司馬懿相持渭濱病卒魏書云亮糧盡勢窮憂恚嘔血一夕燒營遁走入谷道發病卒

鑒識第二十六

夫人識有通塞神有晦明毀譽以之不同愛憎由其各異蓋三王之受謗也值魯連而獲申五霸之擅名也逢孔宣而見詆斯則物有恒準而鑒無定識欲求銓覈得中其惟千載一遇乎況史傳爲文淵源廣博學者苟不能探賾索隱致遠鉤深烏足以辯其利害明其善惡觀左氏之書爲傳之最而時經漢魏竟不列於學官儒者皆折此一家而盛推二傳夫以丘明躬爲魯史受經仲尼語世則並生論才則同體（一作恥）彼二家者師孔氏之弟子預達者之門人才識本殊

年代又隔安得持彼傳說比玆親受者乎加以二傳理有乖僻言多鄙野方諸左氏不可同年故知膏肓墨守乃腐儒之妄述賣餅大官誠智士之明鑒也逮漢史繼作踵武相承王充著書既甲班而乙馬張輔持論又劣固而優遷王充謂彪文義浹備紀事詳贍觀者以為甲以太史公為乙也張輔名士優劣論曰世人論司馬遷班固之才優劣多以班為勝余以為失遷敘三千年事五十萬言班固敘二百年事八十萬言煩省不敵固之不如必矣然此二書雖互有修短遞有得失而大抵同風可為連類張晏云遷歿後亡龜策日者傳褚先生補其所缺言詞鄙陋非遷本意案遷所撰五帝本紀七十列傳稱虞舜見阨遂匿空而

出宣尼既殂門人推奉有若其言之鄙又甚於茲安
得獨罪褚生而全宗馬氏也劉軌思商搉漢史雅重
班才唯譏其本紀不列少帝而輙編高后案弘非劉
氏而竊養漢宮時天下無主呂宗稱制故借其歲月
寄以編年而野鷄行事自具外戚譬夫成爲孺子史
刊攝政之年厲亡流彘曆紀共和之日而周召二公
各世家有傳班氏式遵曩例殊合事宜豈謂雖濬發
於巧心反受嗤於拙目也劉祥撰宋書序錄歷說諸
晉史其畧云法盛中興荒拙少氣王隱徐廣淪溺罕
華夫史之敘事也當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

事核若斯而已可矣必令同文舉之含異等公幹之有逸如子雲之含章類長卿之飛藻此乃綺揚繡合彫章縟綵欲稱實録其可得乎以此詆訶知其妄施彈射矣夫史之曲筆僞書不過一二語其負罪爲失已多而魏收雜以寓言殆將過半固知倉頡已降罕見其流而李氏齊書稱爲實録者何也蓋以重規亡考未逹伯起以公輔相加字出大名事同元歎既無德不報故以虚美相酬然必謂昭公知禮吾不信也語曰明其爲賊敵乃可服如王劭之抗詞不撓可以方駕古人而魏收持論激揚稱其有慚正直夫不彰

其罪而輕肆其誅此所謂兵起無名難爲制勝者尋此論之作蓋由君懋書法不隱取咎當時或有假手史臣以復私門之恥不然何惡直醜正盜憎主人之甚乎（陸儼山校本夫史之曲筆至此一百九十九字在曲筆篇安可言於史也之下依檢宋本仍在此篇）夫人廢興時也窮達命也而書之爲用亦復如是蓋尚書古文六經之冠冕也春秋左氏三傳之雄霸也而自秦至晉年踰五百其書隱沒不行於世旣而梅氏寫狀（一作獻）杜侯訓釋然後見重一時擅名千古老經撰於周日莊子成於楚年遭文景而始傳値嵇阮而方貴若斯流者可勝紀哉故曰廢興時也窮達

命也、適使時無識寶、世鈌知音、若論衡之未遇伯喈

太玄之不逢平子、逝將煙燼火滅、泥沉雨絕、安有殁

而不朽、揚名於後世者乎、　校三十八字

文選曹植與楊脩書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呰五伯于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

魏畧嚴翰善公羊春秋時鍾繇好左氏以左氏爲大官廚公羊爲賣餅家數與翰會辨析長短繇善持論而翰訥口屈時無以應繇曰公羊高竟爲左丘明服矣翰曰直故吏爲明公服耳公羊未肯也

晉書張輔字世偉南陽西鄂人累遷尚書郎嘗論班馬優劣又以魏武不及劉備樂毅減于諸葛詞多不載

北史劉軌思渤海人仕齊位國子博士

荀悅漢紀呂后名雉諱雉之字曰野鷄惠帝立呂后以魯元公主女爲惠帝后無子呂后取後宮美人子名之以爲太子惠帝崩太子立爲皇帝四年少帝自知非皇后子出怨言呂后廢之立恒山王

弘爲帝大臣迎代王立是爲文帝大臣等誅弘
史記武王崩太子誦代立是爲成王成王少周公
攝政當國七年成王長周公反政
史記厲王暴虐國人相與畔襲厲王王出奔于彘
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
南史劉祥字顯徵穆之之孫也齊建元中爲正員
郎永明中撰宋書譏斥禪代王儉密以啟聞上銜
而不問後以積過徙廣州卒
南史徐廣字野人東莞人晉孝武時爲秘書郎撰
晉紀四十二卷義熙十三年成表上之
後漢書孔融字文舉劉公幹云孔氏卓卓信含異
氣
文選文帝與吳質書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
北史李百藥字重規父德林字公輔初德林少孤
未有字魏收謂之曰卿識度天才必至公輔吾輙
以此字卿左傳魏大名也故云字出大名百藥著
齊書
江表傳顧雍從蔡伯喈學敏而易教伯喈貴異之
曰卿必成致今以吾名與卿故雍與伯喈同名又
吳録雍字元嘆言爲蔡邕所嘆因以爲字

晉書古文尚書臧曹以授汝南梅賾賾字仲真爲豫章内史
晉書杜預著左傳集解行于世
世說王充著論衡成中土未有傳者蔡中郎到江東得之恒秘覩以爲談助及北還諸公覺其談更遠撿求帳中果得論衡一部
後漢書張衡謂崔瑗曰吾觀太玄方知子雲妙極道數與五經相擬漢四百歲玄其興矣

探賾第二十七

古之述者、豈徒然哉、或以取舍爲難、或以是非相亂、由是書編典誥、宣父辨其流、詩列風雅、卜商通其義、夫前哲所作、後來是觀、苟失其指歸、則難以傳授、而或有妄生穿鑿、輕究本源、是乖作者之深旨、誤生人之後學、其爲謬也、不亦甚乎、昔夫子之作魯史、學者以爲感麟而作、案子思有云、吾祖厄於陳蔡、夫以彼聿脩傳諸貽厥、欲求實錄、難爲爽誤、是則義包微婉、因攫莓而刱詞、時逢西狩、乃泣麟而絕筆、儒者徒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以爲自反袂拭面、稱吾道窮、然後

追論五始定名三叛此豈非獨學無友孤陋寡聞之所致邪孫盛稱左氏春秋書吳楚則畧荀悅漢紀述匈奴則簡盖所以賤夷狄而貴諸夏也案春秋之時諸國錯峙關梁不通史官所書罕能周悉異乎炎漢之世四海一家馬遷乘傳以求自古遺文而州郡上計皆先集太史若斯之備也况彼吳楚者僻居南裔地隔江山去彼魯邦尤爲迂闊丘明所錄安能備諸且必以蠻夷而固畧也若駒支預於晉會長狄埋於魯門葛盧之辨牛鳴郯子之知鳥職斯皆邊隅小國人品最微猶復收其瑣事見於方冊安有主盟上國

勢迫宗周爭長諸華威陵強晉而可遺之者哉又荀氏著書抄撮班史其取事也中外一槩夷夏皆均非是獨畧胡鄉而偏詳漢室盛既疑丘明之擯吳楚遂誣仲豫之抑匈奴可謂強奏庸音持爲足曲者也蓋明月之珠不能無瑕夜光之璧不能無纇故作者著書或有病累而後生不能詆訶其過又更文飾其非遂推而廣之強爲其說者蓋亦多矣如葛洪有云司馬遷發憤作史記百三十篇伯夷居列傳之首以爲善而無報也項羽列於本紀以爲居高位者非關有德也案史之於書也有其事則記無其事則闕尋遷

之馳騖今古上下數千載春秋已往得其遺事者葢惟首陽山之二子而已然適使夷齊生於秦氏死於漢日而乃升諸傳首庸謂有情今者考其先後隨而編次斯則理之常也烏可怪乎必謂子長以善而無報推爲傳始若伍子胥大夫種孟軻墨翟賈誼屈原之徒或行仁而不遇或盡忠而受戮何不求其品類同在一科而乃異其篇目各分爲卷又遷之紕繆其流甚多夫陳勝之爲世家既云無據項羽之稱本紀何必有憑必謂遭彼腐刑怨刺孝武故書違凡例志存激切若先黃老而後六經進奸雄而退處士此之

乖刺、復何爲乎、隋內史李德林著論稱陳壽蜀人其撰國志、黨蜀而抑魏、刋之國史、以爲格言、案曹公之創王業也、賊殺母后、幽逼主上、罪百田常、禍千王莽、文帝臨戎不武、爲國好奢、忍害賢良、疎忌骨肉、而壽評皆依違其事、無所措言、劉主地居漢宗、仗順而起、夷險不撓、終始無瑕、方諸帝王、可比少康光武、譬以侯伯、宜輩秦繆楚莊、而壽評抑其所長、攻其所短、是則以魏爲正朔之國、典午攸承、蜀乃僭僞之君、中朝所嫉、故典稱曹美而虛說劉非、安有背曹而向劉、疎魏而親蜀也、陳壽上書諸葛亮集云陛下邁蹤古聖蕩然無忌故雖誹謗之言咸肆其辭而

無所華也夫無其文而有其說不亦憑虛亡是者邪習鑿齒之撰漢晉春秋以劉為僞國者此蓋定邪正之途明逆順之理爾而檀道鸞稱其當桓氏執政故撰此書欲以絕彼瞻烏防茲逐鹿歷觀古之學士為文以諷其上者多矣若齊倫失德豪士於焉作賦賈后無道女史由之獻箴斯皆短什小篇可率爾而就也安有變三國之體統改五行之正朔勒成一史傳諸千載而藉其權以濟物取誡當時豈非勞而無功博而非要與夫班彪王命一何異乎求之人情理不當耳自二京版蕩五胡稱制崔鴻鳩諸僞史聚成春秋其

所列者十有六家而已魏收云鴻世仕江左故不錄司馬劉蕭之書又恐識者尤之未敢出行於外案于時中原乏主海內橫流逖彼東南更爲正朔適使素王再出南史重生終不能別有異同忤非其議安得以僞書無錄而猶罪歸彥鸞者乎且必以崔氏祖宦吳朝故情私南國必如是則其先徙居廣固委質慕容何得書彼南燕而與群胡並列愛憎之道豈若是邪且觀鴻書之紀綱皆以晉爲主亦猶班書之載吳項必繫漢年陳志之述孫劉皆宗魏世何止獨遺其事不取其書而已哉但伯起躬爲魏史傳列島夷不

欲使中國著書推崇江表所以輒假言崔志用紓魏羞且東晉之史宋齊之書考其所載幾三百篇而僞邦墳籍僅盈百卷若使收矯鴻之失南北混書斯則四分有三事歸江外非惟肥瘠非類衆寡不均兼以東南國史皆須紀傳區別茲又體統不純難爲編次者矣收之矯妄其可盡言乎於是考衆家之異說參作者之本意或出自胸懷枉申探賾或妄加向背輒有異同而流俗腐儒後來末學習其狂狷成其詿誤自謂見所未見聞所未聞銘諸舌端以爲口實惟智者不惑無所疑焉

校二十九字

呂氏春秋孔子窮乎陳蔡之間七日不嘗粒晝寢顏回索米得而爨之孔子望見回攫其甑中而食之食熟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而後饋回對曰不可向者煤入甑中棄食不祥回攫而飯之孔子嘆曰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矣

春秋左傳哀公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史記太史公自序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過梁楚以歸

春秋左傳文公十一年鄋瞞侵齊遂伐我冬十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摏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于子駒之門以命宣伯

後漢書獻帝自都許守位而已宿衛兵侍莫非曹氏黨舊又殺董貴人帝與伏皇后父完書令密圖之事泄操令華歆勒兵入宮收后下暴室以幽崩

魏志文帝築陵雲臺穿靈芝池魏氏春秋帝待諸王法峻任城王來朝暴薨陳王及白馬王彪欲同路東歸使者不聽帝又以前嫌誅丁儀等幷其男

口帝之猜忍疎忌皆此類也

晉書習鑿齒傳是時桓温覬覦非望鑿齒在郡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起漢光武終晉愍帝於三國之時蜀以宗室爲正魏雖受漢禪尚爲篡逆至文帝平蜀乃爲漢亡凡五十四卷

宋書檀道鸞字萬安高平金鄉人歷位永嘉太守撰續晉陽秋二十卷

晉書齊王冏矜功自伐受爵不讓陸機惡之作豪士賦以刺冏冏不之悟而竟以敗非倫也倫乃趙王

晉書張華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以諷賈后雖凶妬而知敬重華

北史崔鴻伯父光光祖曠從慕容德南度河居青州之時水慕容氏滅仕宋爲樂陵太守

友人祥符崔汝棟校

史通訓故卷之七終

史通訓故卷之八

模擬第二十八

夫述者相効自古而然故列禦寇之言理也則憑李叟揚子雲之草玄也全師孔公符朗則比跡於莊周范曄則參蹤於賈誼況史臣注記其言浩博若不仰範前哲何以貽厥後來蓋模擬之體厥途有二一曰貌同而心異二曰貌異而心同何以言之蓋古者列國命官卿與大夫爲別必於國史所記則卿亦呼爲大夫此春秋之例也當秦有天下地廣殷周變諸侯爲帝王目宰輔爲丞相而譙周撰古史思欲摈抑馬

記、師放孔經其書李斯之棄市也、乃云秦殺其大夫李斯、夫以諸侯之大夫名天子之丞相、以此而擬春秋、所謂貌同而心異也、當春秋之世、列國甚多、每書他邦、皆顯其號、至於魯國、直云我而已、如金行握紀海内大同、君靡客主之殊、臣無彼此之異、而干寶撰晉紀、至天子之葬、必云葬我某皇帝、且無二君、何我之有、以此而擬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狄滅二國、君死城屠、齊桓行霸、興亡繼絕、左傳云、邢遷如歸、衛國忘亡、言上下安堵、不失舊物也、如孫皓暴虐、人不聊生、晉師是討、後予相怨、而干寶晉紀云、吳國既

滅江外忘亡豈江外安典午之善政同歸命之未滅乎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春秋諸國皆用夏正魯以行天子禮樂故獨用周家正朔至如書元年春王正月者年則魯君之年月則周王之月考竹書紀年始達此義而自古說春秋者皆妄為解釋也如曹馬受命躬為帝王非是以諸侯守藩行天子班曆而孫盛魏晉二陽秋每書年首必云某年春帝正月夫年既編帝紀而月又列帝名以此而擬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五始所作是曰春秋三傳並與各釋經義如公羊傳屢云何以書記其事也此則先引經語而繼以釋辭勢

使之然非史體也如吳均齊春秋每書災變亦曰何以書記異也夫事無他議言從已出輙自問而自答者豈是敘事之理者邪以此而擬公羊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且史漢每於列傳首書人名字至傳內有呼字處則於傳首已詳如漢書李陵傳稱隴西任立政陵字立政曰（師古曰呼其字）少公歸易耳夫上不言立政之字而輙言字立政曰少公者此省文從可知也至令狐德棻周書於伊婁穆傳首云伊婁穆字奴干既而續云太祖字之曰奴干作儀同面向我也夫上書其字而下復曰字豈是事從簡易文去重複者邪以

此而擬漢書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昔謝承家語有云蒼梧人娶妻而美以讓其兄雖其爲讓非讓道也又揚子法言曰士有姓孔字仲尼其文是也其質非也如向之諸子所擬古作其殆蒼梧之讓姓孔字仲尼者歟蓋語曰世異則事異事異則治異必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民此韓子所以著五蠹之篇稱宋人有守株之説也世之述者銳志於奇喜編次古文撰敘今事巍然自謂五經再生三史重出多見其無識者矣惟夫明識之士則不然何則其所擬者非如圖畫之寫真鎔鑄之象物以此而似彼其所以爲似者

取其道術相會義理玄同若斯而已亦猶孔父賤爲匹夫栖遑放逐而能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亦何必居九五之位處南面之尊然後謂之連類者哉蓋左氏爲書敘事之最自晉已降景慕者多有類效顰彌益其醜然求諸偶中亦可言焉蓋君父見害臣子所耻義當略說不忍斥言故左傳敘桓公在齊遇害而云彭生乘公薨於車如干寶晉紀敘愍帝殁于平陽而云晉人見者多哭賊懼帝崩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夫當時所記或未盡則先舉其始後詳其末前後相會隔越取同若左氏成七年鄭獲楚

鍾儀以獻晉至九年晉歸鍾儀於楚以求平其類是也至裴子野宋畧敘索虜臨江太子劭使力士排徐湛江湛僵仆於是始與劭有隙其後三年有徐江爲元凶所殺事以此而擬左氏亦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凡列姓名罕兼其字苟前後互舉則觀者自知如左傳上言羊斟則下曰叔牂前稱子產則次見國僑其類是也至裴子野宋畧亦然何者上書桓玄則下有敬道後敘殷鐵則先著景仁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左氏與論語有敘人酬對苟非煩辭積句但是往復唯諾而已則連續而說去其對曰問

曰等字如裴子野宋畧云、李孝伯問張暢卿何姓、曰
姓張、張長史乎、以此而擬左氏論語、又所謂貌異而
心同也、善人君子功業不書、見於應對附彰其美如
左傳稱楚武王欲伐隨、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至
蕭方等三十國春秋說、朝廷聞慕容儁死、曰中原可
圖矣、桓溫曰、慕容恪在其憂方大、以此而擬左氏又
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夫將敘其事必預張其本、彌縫
混說、無取睠言、如左傳稱叔輒聞日蝕而哭、昭子曰、
叔其將死乎、秋八月、叔輒卒、至王劭齊志稱張伯德
夢山上掛絲、占者曰、其爲幽州乎、秋七月、拜爲幽州

刺史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葢文雖缺略理甚昭著此丘明之體也至如敘晉敗於邲先濟者賞而云上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夫不言攀舟亂以刃斷指而但曰舟指可掬則讀者自覩其事矣至王劭齊志述高季式破敵於韓陵追奔逐北而云夜半方歸槊血滿袖夫不言奮槊深入擊刺甚多而但稱槊血滿袖則聞者亦知其義矣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效三史從晉已降喜學五經夫史才文淺而易模經文意深而難擬既難易有別故得失亦殊葢貌異而

心同者模擬之上也貌同而心異者模擬之下也然人皆好貌同而心異不尚貌異而心同者何哉蓋鑒識不明嗜愛多僻悅夫似史而憎夫真史此子張所以致譏於魯侯有葉公好龍之喻也袁山松云書之爲難也有五煩而不整一難也俗而不典二難也書不實録三難也賞罰不中四難也文不勝質五難也夫擬古而不類此乃難之極者何爲獨闕其目乎嗚呼自子長已還似皆未覩斯義後來明達其鑒之哉

校二十四字

晉書苻朗字元達堅之從兄子也降于謝玄加散騎侍郎著苻子數十篇行于世亦老莊之流也

史記李斯上蔡人從始皇定天下拜丞相二世時

爲趙高所陷夷三族

吳志孫皓字元宗孫休卒丞相濮陽興等立之爲
晉所滅

前漢書李陵既降虜昭帝時霍光遣任立政招陵
單于置酒陵與衛律侍律起更衣立政曰咄少卿
良苦霍子孟請少卿歸無憂富貴陵字立政曰少
公歸易耳恐再辱柰何

北史伊婁穆字奴干代人歷通直散騎常侍嘗入
白事周文帝望見悅之曰奴干作儀同面見我矣
於是拜儀同三司

晉書愍帝諱鄴字彥旗武帝孫吳孝王晏之子懷
帝崩即位爲劉聰所執被弒

春秋左傳成公七年楚子重伐鄭諸侯救鄭鄭共仲
軍楚師囚鄖公鍾儀獻諸晉九年晉侯見而歸之
使合晉楚之成

南史江湛字徽深考城人歷官吏部尚書時魏遣
使求婚上召太子劭以下集議衆謂宜許湛謂許
之無益劭怒曰今三王在阨詎宜苟執異議聲色
甚厲坐散俱出劭使班劍及左右推排之殆于傾
倒後劭行弒逆湛亦遇害

春秋左傳宣公二年鄭伐宋華元樂之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與入鄭師華元爲鄭所獲宋人以兵車文馬贖之半入華元逃歸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

晉書桓玄字敬道大司馬温之孽子封楚王簒位爲劉裕討誅之

晉書殷景仁陳郡長平人小字鐵初爲宋武帝太尉行參軍歷官尚書僕射

南史張暢字少微宋孝武鎮彭城暢爲安北長史元嘉中魏太武南征至彭城暢於城上與魏尚書李孝伯語孝伯問君何姓曰姓張張長史乎暢曰君何得見識孝伯曰君名聲遠聞足使我知

春秋左傳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焉隨人使少師董成鬬伯比曰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

晉書慕容儁字宣英皝之第二子皝死即位慕容恪字玄恭皝之第四子封太原王初建業聞儁死曰中原可圖矣桓温曰慕容恪尚存所憂方大耳

春秋左傳昭公二十一年七月日有食之于是叔輒哭日食昭子曰子叔將死非所哭也八月叔輒

卒

北史張亮字伯德西河隰城人歷官幽州刺史累
遷尚書右僕射

春秋左傳宣公十二年楚子圍鄭六月晉師救鄭
楚師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為鼓于軍中曰先濟者
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

北史高季式字子通太尉昂之弟也永熙元年神
武與爾朱兆戰于韓陵大敗之慕容紹宗引軍西
上高季式以七騎追之夜久方還契血滿袖季式
歷官太常卿

說苑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禮託僕夫而
去曰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子高
好龍屋室雕文皆以寫龍于是天龍見而下之窺
頭于牖拖尾于堂葉公見之失其魂魄是葉公非
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者也

書事第二十九

昔荀悅有云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干寶之釋五志也體國經野之言則書之用兵征伐之權則書之忠臣烈士孝子貞婦之節則書之文誥專對之辭則書之才力伎藝殊異則書之於是採二家之所議徵五志之所取蓋記言之所網羅書事之所總括粗得於茲矣然必謂故無遺恨猶恐未盡者乎今更廣以三科用增前目一曰敘沿革二曰明罪惡三曰旌怪異何者禮儀用捨節文昇降則書之君臣邪僻國

家喪亂則書之幽明感應禍福萌兆則書之於是以此三科參諸五志則史氏所載庶幾無闕求諸筆削何莫由斯但自古作者鮮能無病苟書而不法則何以示後蓋班固之譏司馬遷也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又傳玄之貶班固也論國體則飾主闕而折忠臣敘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節述時務則謹辭章而畧事實此其所失也尋班馬二史咸擅一家而各自彈射遞相瘡痏夫雖自卜者審而自見爲難可爲笑他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上

知猶其若此而况庸庸者哉苟自前哲之指蹤校後來之所失若王沉孫盛之伍伯起德棻之流論王業則黨悖逆而誣忠義敘國家則抑正順而褒篡奪述風俗則矜夷狄而陋華夏此其大較也必伸以糺摘窮其負累雖擢髮而數庸可盡邪子曰於予何誅於數家見之矣抑又聞之恠力亂神宣尼不語而事鬼求福墨生所信故聖人於其間若存若亡而已若吞燕卵而商生啟龍漦而周滅厲壞門以禍晉鬼謀社而亡曹江使返璧於秦皇圯橋授書於漢相此則事關軍國理涉興亡有而書之以彰靈驗可也而王隱

何法盛之徒所撰晉史乃專訪州閭細事委巷瑣言聚而編之目爲鬼神傳錄其事非要其言不經異乎三史之所書五經之所載也范曄博採衆書裁成漢典觀其所取頗有奇工至於方術篇及諸蠻夷傳乃錄王喬左慈廩君盤瓠言唯迂誕事多詭越可謂美玉之瑕白圭之玷惜哉無是可也又自魏晉已降著述多門語林笑林世說俗說皆喜載調謔小辨嗤鄙異聞雖爲有識所譏頗爲無知所悅而斯風一扇國史多同至如王思狂躁起驅蠅而踐筆畢卓沉湎左持螯而右杯劉邕榜吏以膳痂齡石戲舅而傷贅其

事蕪穢其辭猥雜而歷代正史特爲雅言苟使讀之者爲之解頤聞之者爲之撫抃一作掌固異乎記功書過彰善癉惡者也大抵近代史筆敘事爲煩榷而論之其尤甚者有四夫祥瑞者所以發揮盛德幽贊明王至如鳳凰來儀嘉禾入獻秦得若雉魯獲如麕求諸尚書春秋上下數千載其可得言者蓋不過一二而已爰及近古則不然凡祥瑞之出非關理亂蓋主上所惑臣下相欺故德彌少而祥彌多政逾劣而祥逾盛是以桓靈受祉比文景而爲豐劉石應符比曹馬而益倍而史官徵其謬說錄彼邪言真僞莫分是

非無別其煩一也當春秋之時諸侯力爭各擅雄伯自相君長經書某使來聘某君來朝者蓋明和好所通盛德所及此皆國之大事不可闕如而自史漢已還相承繼作至於呼韓入侍肅愼來庭如此之流書之可也若乃藩王岳牧朝會京師必也書之本紀則異乎春秋之義（若漢書載楚王囂等來朝宋書載檀道濟等來朝之類是也）大臣謁其君子覲其父抑惟常理非復異聞載之簡策一何辭費其煩二也乃若百職遷除千官黜免其可以書名本紀者蓋惟槐鼎而已故西京撰史唯編丞相大夫東觀著書止列司徒太尉而近世自三公已下

一命已上苟沾厚祿莫不備書且一人之身兼領數職或加其號而闕其位或無其實而有其名贊唱爲之口勞題署由其力倦具之史牘夫何足觀其煩三也夫人之有傳也盖唯書其邑里而已其有開國承家世祿不墜積仁累德良弓無改項籍之先世爲楚將石建之後廉謹相承此則其事尤異畧書於傳可也其失之者則有父官令長子秩丞郎聲不著於一鄉行無聞於十室乃敘其名位一二無遺此實家諜非關國史其煩四也於是考茲四事以觀今古足驗積習忘返流宕不歸乖作者之規模違哲人之準的

也孔子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其斯之謂矣亦有言或可記功或可書而記闕其文傳云其事者何則始自太上迄于中古其間文籍可得言焉夫以仲尼之聖也訪諸郯子始聞少皞之官叔向之賢也詢彼國僑載辨黄熊之祟或八元才子因行父而獲傳或五羖大夫假趙良而見識則知當時正史流俗所行若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虞夏商周春秋檮杌之記其所缺畧者多矣既而汲冢所述方五經而有殘馬遷所書比三傳而多別裴松補陳壽之闕謝綽拾沈約之遺斯又言滿五車事逾

三篋者矣夫記事之體欲簡而且詳疎而不漏若煩
則盡取省則都捐此乃忘折中之宜失均平之理惟
夫博雅君子知其利害者焉

校十一字

晉書傳玄字休奕北地泥陽人歷官司隸校尉撰
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各爲區例名
爲傅子

史記殷紀殷契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爲帝嚳次
妃行浴見玄鳥墮其卵取吞之因孕生契

史記周紀昔夏有二龍止于帝庭曰余褒之二君
帝卜請其漦而藏之至厲王發而化爲玄黿後宮
童妾遭之笄而孕棄之宣王時謡曰檿弧箕服實
亡周國有夫婦賣是器者執之逃見棄子收之奔
褒褒人有罪請入之是爲褒姒幽王愛之廢申后
申侯殺王

春秋左傳成公十年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
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于帝矣壞大門及寢
門而入公懼入于室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曰不

食新矣六月晉侯如廁陷而卒

春秋左傳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且求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爲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獲白鴈獻之悅之使爲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伯說於曹伯乃背晉而干宋哀公八年宋人滅曹

史記張良亡匿下邳遊圯上有老父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爲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夜半往有頃老父來曰讀此則王者師矣且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

後漢書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鄭氏未有君長乃共擲劍于石穴約能中者爲君巴氏子務相獨中之又各乘土船約能浮者爲君余姓獨沉惟務相獨浮因共立之是爲廩君

後漢書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募人得犬戎將吳將軍頭者妻以小女帝有畜狗名曰槃瓠銜吳將軍首詣闕下帝不得已以女妻之其後滋蔓曰蠻

夷

晉書王思正始中爲司農性急嘗執筆作書蠅集
筆端驅去復來思恚怒自起逐蠅還取筆擲地踏壞
之

晉書畢卓字義世新蔡鮦陽人爲吏部郎飲酒廢
職嘗謂人曰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
中便足了一生

宋書劉邕穆之之孫也襲爵南康公邕性嗜食瘡
痂以爲味似鰒魚南康國吏二百許人不問有罪
無罪遞與鞭瘡痂常以給膳

宋書朱齡石字伯兒沛人少好武不事崖檢舅淮
南蔣氏頭有大瘤齡石伺眠密割之即死

書益稷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書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
公于東作歸禾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
禾

史記封禪書秦文公獲若石云於陳倉北坂城祀
之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也常以夜光輝若
流星從東南來集于祠城則若雄鷄其聲殷云野
鷄夜雊以一牢祠之號曰陳寶

孔叢子叔孫氏之車子鉏商樵而獲獸衆莫之識冉有告夫子曰麕身而肉角夫子曰若求之言其麟乎視之果信

後漢書桓帝永康元年巴郡言黃龍見時吏傅堅以郡欲上言内白事以爲走卒戲語不可太守不聽時史以書帝紀桓帝政治衰缺而在所多言瑞應皆此類也

前漢書宣帝甘露二年呼韓單于款五原塞願朝三年正月漢遣車騎都尉韓昌迎之朝天子于甘泉宮漢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

後漢書挹婁古肅慎之國也在夫餘東北千餘里自漢興以後臣屬夫餘

史記孔子曰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八蠻于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

史記項籍季父項梁梁父即楚將項燕爲秦將王翦所戮者項氏世世爲楚將封于項故姓項氏

史記萬石君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皆以馴行孝謹稱然建最甚

春秋左傳昭公七年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

宣子逆客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今夢黄熊入于寢門是何厲鬼也對曰昔堯殛鮌于羽山其神化爲黄熊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乎

春秋左傳季文子曰昔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

史記商君謂趙良曰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羖大夫賢趙良曰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于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于府庫德行施于後世五羖大夫死男女流涕此五羖大夫之德也

人物第三十

夫人之生也有賢不肖焉若乃其惡可以誡世其善可以示後而死之日名無得而聞焉是誰之過歟蓋史官之責也觀夫文籍肇剏史有尚書知遠疎通網羅歷代至如有虞進賢時宗元愷夏氏中微國傳寒浞殷之亡也是生飛廉惡來周之興也實有散宜閎夭若斯人者或爲惡縱暴其罪滔天或累仁積德其名蓋世雖時淳俗質言約義簡此而不載闕誰大焉洎夫子修春秋記二百年行事三傳並作史道勃興若秦之由余百里奚越之范蠡大夫種魯之曹沫公

儀休齊之甯戚田穰苴斯並命世大才挺生傑出或陳力就列功冠一時或殺身成仁聲聞四海苟師其德業可以治國字人慕其風範可以激貪勵俗此而不書無乃太簡又子長著史記也馳騖窮古今上下數千載至如皐陶伊尹傅說仲山甫之流並列經誥名存子史功烈尤顯事跡居多盍各採而編之以為列傳之始而斷以夷齊居首何齷齪之甚乎既而孟堅勒成漢書牢籠一代至於人倫大事亦云備矣其間若薄昭楊僕顏駟史岑之徒事所以見遺者蓋畧小而存大耳夫雖逐麋之犬不復顧兔而雞肋是棄

能無惜乎當三國異朝兩晉殊宅若元則仲景時才重於許洛何禎許詢文雅高於揚豫而陳壽國志王隱晉史廣列諸傳而遺此不編斯亦網漏吞舟過爲迂闊者觀東漢一代賢明婦人如秦嘉妻徐氏動合禮儀言成規矩毀形不嫁哀慟傷生此則才德兼美者也董祀妻蔡氏載誕胡子受辱虜庭文詞有餘節槩不足此則言行相乖者也至蔚宗後漢傳標列女徐淑不齒而蔡琰見書欲使彤管所載將安準的裴幾原刪畧宋史時稱簡要至如張禕陰受君命將賊零陵乃宗通不移飲鴆而絕雖古之鋤麑義烈何以

加諸鮑昭文宗學府馳名海內方於漢代褒朔之流事皆闕如何以申其褒奬夫天下善人少而惡人多其書名竹帛者蓋惟記善而已故太史公有云自獲麟已來四百餘年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廢而不載余甚懼焉即其義也至如四凶列於尚書三叛見於春秋西漢之紀江充石顯東京之載梁冀董卓此皆干紀亂常存滅興亡所繫既有關時政故不可闕書但近史所刊有異於是至如不才之子群小之徒或陰情醜行或素飡尸祿其惡不足以曝揚其罪不足以懲誡莫不搜其鄙事聚而爲錄不其穢乎抑又

聞之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斗筲之才何足算也若
漢傳之有傅寬靳歙蜀志之有許慈宋書之虞丘進
魏史之王憓若斯數子者或才非拔萃或行不逸群
徒以片善取知微功見識闕之不足爲少書之雖益
其累而史臣皆責其譜狀徵其爵里課虛成有裁爲
列傳不亦煩乎語曰君子於其所不知盖闕如也故
賢良可記而簡牘無聞斯乃甞所不該理無足咎至
若愚智畢載妍媸靡擇此則燕石妄珍齊竽混吹者
矣夫名刋史冊自古攸難事列春秋哲人所重筆削
之士其慎之哉　校六字

史記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世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世謂之八元舜舉八愷使主后土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

史記伯翳之裔曰中潏在西戎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才力事紂

史記武王克紂散宜生閎夭皆執劍以衛武王既入立于社南

史記由余其先晉人也戎王聞繆公賢使由余往覲之繆公厚禮由余以女樂遺戎王由余歸數諫不聽乃去奔秦

會稽典錄范蠡字伯越之上將軍也本楚宛三戶人史記范蠡事越王苦身戮力深謀二十年竟報吳滅會稽之耻

吳越春秋大夫種姓文名種字子禽荆平王時為宛令史記吳王棲越于會稽勾踐使大夫種行成于吳勾踐欲使范蠡治國蠡曰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于是舉國政屬大夫種

劉向新序甯戚為商賈車以適齊暮宿郭門外桓公出郭迎客辟賃車者戚飯牛車下擊牛角疾商歌公聞而異之曰此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見而

大悅授以爲卿
史記司馬穰苴田完之苗裔也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晏嬰薦穰苴敗燕晉之師尊爲大司馬其後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兵法而附穰苴其中因號司馬穰苴兵法
前漢書文帝立封太后弟薄昭爲軹侯後以殺漢使者帝不忍加誅使公卿從之飲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羣臣喪服往哭之乃自殺
前漢書楊僕宜陽人以千夫爲吏南越反拜樓船將軍有功封將梁侯
漢武故事武帝輦過郎署見一郎鬢眉皓白問何時爲郎何其老也對曰臣姓顏名駟以文帝時爲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尚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不遇上感其言擢爲會稽都尉
魏志桓範字元則司馬宣王起兵收曹爽範說爽引車駕幸許昌招外兵爽兄弟猶豫未决範哭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犢耳何圖今日坐汝等族滅矣遂斥誅
文士傳何禎字元幹廬江人入晉爲尚書光祿大

夫

晉書許詢字玄度高陽人魏中領軍允玄孫也風
情簡素辟司徒掾不就卒

幽明錄隴西秦嘉字士會雋秀之士婦曰徐淑亦
以才美流譽桓帝時嘉爲曹掾淑歸家晝臥流涕
嫂怪問之曰適見嘉自說往津鄉亭病亡二客俱
一客守喪一客賫書還日中當至舉家大驚書至
事如夢

後漢書陳留董祀妻蔡邕之女也名琰字文姬適
河東衛仲道興平中天下喪亂爲胡騎所獲生沒
于左賢王生二子曹操與邕善乃遣使以金幣贖
之而重嫁于祀

晉書張禕吳郡人恭帝爲瑯邪王禕爲郎中及帝
踐阼劉裕以禕禕爲帝故吏帝親信之封藥酒一甖
令禕鴆帝禕受命而歎曰鴆君以求生何面目視
息世間哉因自飲而死

春秋左傳晉靈公不君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
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
退而嘆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
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遂觸槐而死

宋書鮑昭字明遠東海人爲臨海王子頊參軍子
頊敗爲亂兵所殺

春秋左傳昭公三十一年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
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
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所以懲肆
而去貪也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數惡無禮其善
志也

後漢書梁冀字伯卓商之子順帝時拜大將軍鴆
質帝崩復定策立桓帝以驕橫誅

史記傅寬以五大夫騎將從擊項籍封陽陵侯靳
歙以中涓從封信武侯

蜀志許慈字仁篤南陽人後主時稍遷至大長秋

南史虞丘進字豫之東海郯人隨謝玄討苻堅有
功封關內侯

北史王憲字顯則北海劇人皇始中歸魏道武見
之曰此王猛孫也厚禮待之歷官幷州刺史

闞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于梧臺之東歸而藏之
以爲寶周客聞而觀焉掩口而笑曰與瓦甓不殊

韓子南郭處士爲齊宣王吹竽王悅之廩食以數
百人湣王立好一一而聽之處士逃

門人祥符馬斯臧校

史通訓故卷之八終